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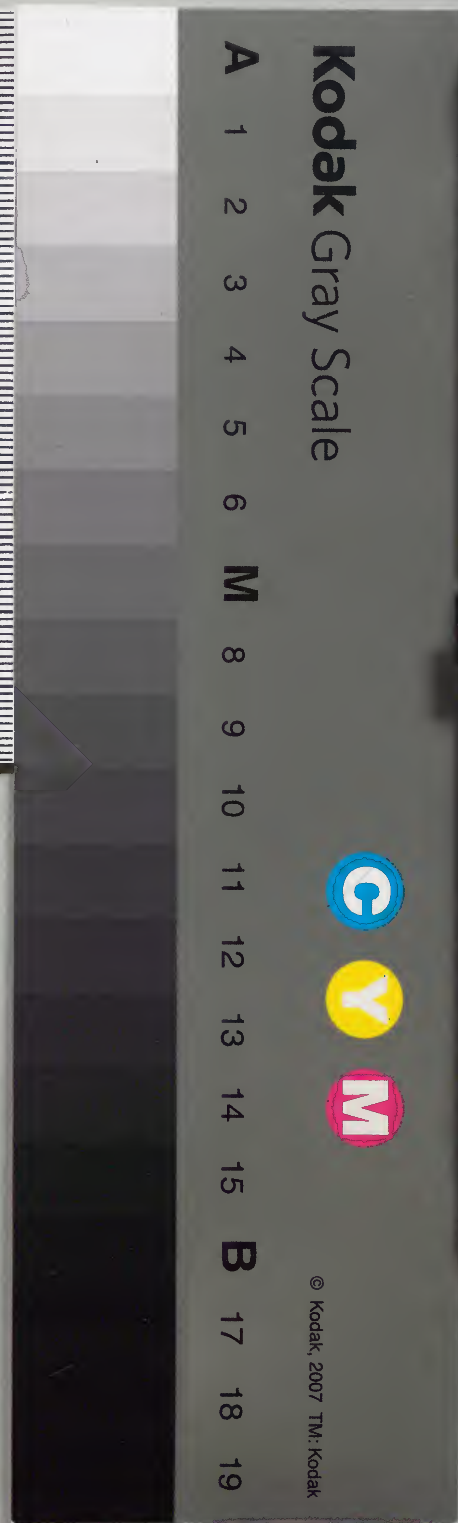
羣書目治要

十七

漢書門類			
五	三	二	一
七	三	二	一
四	六	二	一
七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五	漢	
七	七	書	
三	三		
四	三		
七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15)		
函號	297	25	





淺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廼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

是足矣、且罪等、

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

然以逆順

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

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

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

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

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

制之。門中櫪為闡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

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

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

殺甚眾。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紀論

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

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

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

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

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

屈原赴於汨羅子胥鴛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

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

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

塊然囚執俛首拊襟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

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

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

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

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弔屈原惻愴慟懷豈

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

及其傅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

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

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

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

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

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

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

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資育弗能奪也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
 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廁謂牀邊丞相弘宴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
 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也紛亂而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
 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
 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
 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
 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
 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蓬顆猶裸顆小冢

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洲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
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
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
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
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
 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
 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
 則弔哭之為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
 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
 梁從孝王遊陽為人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
 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
 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燕太子丹厚養

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

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

食昂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

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

刺始皇於期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敬重蘇秦雖

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譏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舊無之
 君二字
 補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
 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
 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
 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即位温舒上

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遇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練而周內之
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為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
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
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

第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
 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
 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
 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
 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
 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
 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舊無去
 字補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
 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
 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為武置酒
 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
 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
 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
 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
 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在自痛負漢加以老
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
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
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
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
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
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
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
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

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

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毛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劉向新
序繆巧
作詭妙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舊無日
以仆滅
四字補
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二年不窺園舉賢
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
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篳弦
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
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
諄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
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祐舊作
祐改之

舊無將
字補之

灾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
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
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此灾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

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祐舊作
祐改之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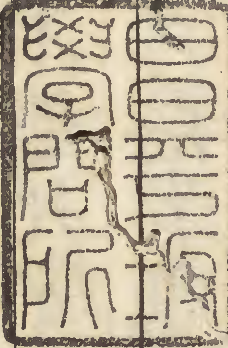
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夫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躑躑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
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